

▲
绿亦歌
LIVE WORKS
——
著

我越过四十万英里，
越过昼夜与星辰，
越过硝烟与战火，
你在那里，
我去见你。

致 岁月 迢迢

ZHI
SUI YUE
TIAO TIAO

《岁月忽已暮》沈放&赵一玫
狙击队长 vs 女飞行员

▲
迢迢岁月
因你而圆满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致
岁月
迢迢

ZHI
SUI YUE
TIAO TIAO

绿亦歌
LYRIE WORKS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致岁月迢迢 / 绿亦歌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2
ISBN 978-7-5399-9940-1

I. ①致… II. ①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16724 号

书 名	致岁月迢迢	
作 者	绿亦歌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朵 爷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张美丽	
封面设计	刘芳英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54 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940-1	
定 价	32.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楔子 001

第一章 一月的海 002
一月的海，冰冷的，壮阔的，沉默的，她深爱的。

第二章 钻石尘埃 008
世界上又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坚不可摧的？

第三章 眼泪和雨 008
赵一玫，我很想念你。

第四章 惊鸿照影 008
一玫一玫，也许真的会应了这个名字，长成一朵玫瑰，有刺，但是美丽。

第五章 生死之间 033
忘了他？要她怎么忘了他？

第六章 告别圆舞 034
赵一玫绝望地闭上眼睛，她把一切都毁了。

第七章 长岛冰茶 112
情理是什么？世俗是什么？爱情，又是什么？

第八章 燃情岁月 127

一种情绪，一种困惑，一种难以言说的渴望。

第九章 红尘一瞬 151

那命运到底是什么？是你在哪里，于是我生生世世无法去往他方。

第十章 世界尽头 187

你祝我赵一玫，一生所爱所求，皆不可得。

第十一章 岁月已老 206

有人死于刀伤，有人死于病痛，有人死于岁月，却没有谁会死于心碎。

第十二章 心上之人 228

我什么都不要了，只要你。

第十三章 故乡的风 246

从此以后，要生一起生，要死一起死。

第十四章 此心安处 280

迢迢岁月，因你而圆满。

番外 岁月掩于黄昏 276

她的爱情，止于唇齿，掩于岁月。

后记 283

楔子

1999年的北京，天空远比如今酣畅淋漓，日光汹涌，清风过阵。

赵一玫的母亲为她请来私人教练，教她跳拉丁舞。老师姓温，二十六七岁，丹凤眼微微上挑，长眉斜飞入鬓，获得过许多国际大奖。她母亲赵清彤就是有这样的本事，结识的人，个个都是行业翘楚，藏在云里雾里的山巅，不为常人所知晓。

后来很多年，赵一玫回忆起自己的幼时，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画面，就是偌大的舞蹈室，窗户大开，楼下的树枝伸进来几枝，生机勃勃。

舞蹈室灯光明亮，她穿着黑色的拉丁舞服一圈一圈地旋转，上半身岿然不动，脚掌爆发出全部的力量，耳边的音乐激烈地“咚咚咚”地打着节拍。她的眼睛看着远方，甩过头的一瞬间，仿佛天地间只剩下她一人。

舞者的旋转，是拉丁舞最迷人的动作。

教她的老师站在落地玻璃前，对赵一玫频频颌首，感叹道：“真是一个会走路的梦。”

她赵一玫所拥有的一切，一定是最好的。

第一章 一月的海

“一月的海，冰冷的，壮阔的，沉默的，她深爱的。”

1

赵一玫抵达苏丹，是在四月的第一天。

首都喀土穆正式进入热浪滚烫的夏日，平均温度能够达到四十摄氏度。撒哈拉沙漠的沙尘暴也开始蠢蠢欲动，走在路上，只觉得万物都在燃烧。

赵一玫下了飞机，有一封新的邮件，点开来看，是接待方发来的道歉信，告诉她原本安排来接机的司机感染了疟疾。因为最近天气炎热，就医的病人太多，实在没有办法按时来接机，请求她的谅解。他们会在人手空闲后，第一时间赶来机场，麻烦她稍作等待。

在这里，感染疟疾常见得如同感冒发烧。赵一玫读完邮件，就拿起手机拨打联系方的电话。对方很快接了电话，赵一玫开门见山：“你好，我是 Rose，我已经抵达喀土穆，也已经收到邮件。你们不必抱歉，也不用再派车来接我，我有地址，可以自己过去。”

对方感到有些吃惊：“Rose……你应该知道，我们这里的治安，比不上你们中国。”

“我知道。”赵一玫斩钉截铁地打断了对方的话，“我知道自己在哪里。”

这个世上，又哪里有绝对安全的地方呢。

对方见她执意如此，又碍于医院确实派不出人手，于是一次又一次地道歉，并且对她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

赵一玫挂断电话，走出机场，映入眼帘的是满目的黄土，远远能看见几棵树，但更像是已经枯死的。赵一玫举起手，隐约能感觉到风。

她笑了笑，有风的地方，就有希望。

非洲，一块被上帝遗弃的土地。而苏丹，则是这块土地上最不安定，以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赵一玫漫不经心地走在炎炎烈日下，心想：上帝又何曾真的眷顾过众生呢？

沙漠曾是赵一玫最厌恶的地方，因为在她的印象里，那代表着炎热、贫瘠和了无生机。

那时候她还热衷于追着雪季去阿尔卑斯山滑雪，去冰岛泡温泉和深潜，对于热带气候，赵一玫曾做过的最大让步就是夏威夷。因为那里有奢侈豪华的海滩酒店、身材完美的英俊男人和彻夜不眠的顶级跑车。

赵一玫很快便在机场外拦了一辆出租车，也懒得再讨价还价，将医院的地址报给对方后，就靠在玻璃窗上，一动不动地望着外面。

车上没开空调，循环器吹出来的也是热风，空气闷热难受。赵一玫一声不吭，仿佛失去了五感。

司机一边开车一边跟她搭话，永远绕不过那几个问题：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来这里做什么。

赵一玫沉默不语。她一路从墨西哥回到美国，再由洛杉矶飞到开罗，

买了时间最近的一张从开罗到喀土穆的机票。她在机场的凳子上坐了一整晚，昼夜不停地奔波了三天两夜，跨越了大半个地球，再加上这灼热的阳光，她的身体已经到达极限。

汽车驶入城镇，司机还在喋喋不休地向赵一玫介绍着喀土穆。可他话还没说到一半，就有一辆皮卡从转角处直冲过来。司机情急之下猛地将车身转过九十度，电光石火间，只听到惊心动魄的一声巨响。

这一切来得太过突然，赵一玫坐在后座没有系安全带，整个人翻倒在地，狠狠地撞上车门。一瞬间天旋地转，剧痛反而是后知后觉地涌上来的，赵一玫只觉全身的骨头都已经碎了。

然后她眼睁睁看着司机从安全气囊里爬出来，解开安全带，头也不回地跑了。

好在她尚未失去听觉，又听到一阵车轮声，之后再是一阵大吵大嚷。有人用武器在重击，赵一玫听得懂阿拉伯语，再联系上刚才那位司机慌不择路地逃跑，猜到自己这是遇上帮派火并了。

当地三角洲地区危机、政治谋杀、街头帮派冲突、武装抢劫、暴力犯罪、走私、选举暴力、恐怖袭击……人人都遭遇着生存危机。

赵一玫倒在车门上，感觉自己的手臂已经完全失去知觉，鲜血汨汨地流出来，淌在肮脏的地上，只闻得出血腥味。赵一玫熟知各种急救常识，深知自己此时应该打开车门逃出去。这种劣质老旧的汽车不经撞，在如此高温的暴晒下，很容易发生爆炸。

可现在外面有帮派火并，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并且她对车外的情况一无所知，现在贸然闯出去，被误伤的可能性更大。

更何况，她是真的没有一点力气了。

还真是出门没看黄历，赵一玫倒在血泊中，眯起眼睛，心想：要是我就这样死了呢？

可能是她这一生在鬼门关徘徊的次数太多，这个念头在脑海里只是一闪而过，然后就停了下来。

因为在这一瞬间，赵一玫感受到了风。

真的是风，风中带着细沙，竟让她无端端想到了大海。一月的海，冰冷的，壮阔的，沉默的。

那风落在她的眼睛上，细沙覆盖着她的睫毛，像是颤抖的蝴蝶。赵一玫强忍着剧痛，忽地笑了。

外面激烈的打斗声渐渐安静下来，赵一玫心想：大概是自己失血过多，却又觉得意识尚且清醒。她咬紧牙关，用还能动的左脚颤巍巍地去踢车门。可车门岿然不动，她怎么能死在这里呢？赵一玫咬紧牙关，一下一下地踢着车门。

越是螳臂当车，反而越是激发了她求生的意志。像是过了一整个世纪那样漫长，赵一玫突然听到一句中文：“车里有人！”

下一秒，有人打开了车门，明晃晃的阳光直射入赵一玫的眼里。在眩晕之前，她只看清楚对方身上穿着迷彩服，应该是军人。

赵一玫只是因为贫血而短暂昏厥，醒过来的时候，她正躺在一辆越野车上。车前排坐着两个男人，是刚才的迷彩服，肩膀上印的是五星红旗。

赵一玫沙哑着声音开口：“谢谢。”

开车的男人看了她一眼，是刚刚开门救她的那个人。坐在副驾驶座上的男人略有些诧异，回过头看了赵一玫一眼：“醒了？”

“你不要乱动，刚刚给你做了简单的处理，右手骨折，具体的内伤还要等拍片以后才能知道，有什么不适吗？本来想送你去医院的，”男人解释道，“但收到沙尘暴的预警，只能先送你回我们的大本营，那里有军医。”

“谢谢。”赵一玫再次重复。

对方这才反应过来：“中国人？”

赵一玫本想点头的，却发现身体一动就疼得厉害，于是只眨眨眼：“是，赵一玫，你们可以叫我 Rose。”

“雷宽，”坐在副驾驶座上的男人进行了自我介绍，然后指了指自己的同伴，“陆副队，陆桥。”

“麻烦你们了。”

“别说话了，刚刚给你打了葡萄糖，你的身体状态很糟糕。”

长途跋涉加上两夜未眠，换了一个男人来也得倒下。赵一玫却没有解释或是诉苦，只说：“没关系，我忍得住。”

对方却没有再跟赵一玫说话。

2

越野车一路风驰电掣，很快便抵达了驻军大本营。陆桥简单地交代了几句后，就有别的军人抬着担架送赵一玫到了军医处。

负责赵一玫伤情的军医是个女人，叫李岚，三十岁出头，笑起来眼角有细纹，看起来很和蔼。她认真地给赵一玫做了个全身检查，第一时间确认没有伤到脊椎。

陆桥的紧急处理很到位，李岚立即叫来护士，给赵一玫做手术。

等麻醉过后，赵一玫再清醒过来时，就看到李岚在整理药箱。她察觉到赵一玫的动静，头也没回地说：“小姑娘，你一个人来苏丹啊？”

“嗯。”赵一玫回答，“给你们添麻烦了。”

赵一玫的目光巡视了一圈，欲言又止，李岚将她的手机递给她：“在找这个？”

赵一玫点点头，她的手臂还不能动，只能麻烦李岚帮她打电话去医院。手机开了外放，她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你好，我是Rose。嗯，路上遇到一点小情况，我现在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不用担心，过一会儿找到车我就过去。”

挂断电话，李岚面无表情地看着赵一玫，摇头说：“小姑娘，你哪里都不能去。”

“我要去医院，我在那里工作。”

“工作？”李岚有些诧异，想了想，“你是志愿者？”

赵一玫点点头，自嘲地笑笑：“对，还没来得及报到，自己就先成了伤患。”

“这边每年都有成批的志愿者，不过大多数是来支教的。你去医院？你也是学医的？”

“不，我主要从事翻译工作，接受过培训，会一些护工的活。”

“翻译？你会说阿拉伯语？”

“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阿拉伯语、法语，”赵一玫毫无炫耀之意，认真地回答李岚的问题，“还有北京话。”

对方这下对她更有兴趣了，军营里都是大男人，难得见到年轻的小姑娘，李岚忍不住拉着她多聊了几句：“真厉害，大学就是学语言的吧？”

赵一玫点点头：“我大学主修西班牙语，别的都是辅修和自学的。”

李岚问：“你是哪所大学的？”

西班牙语和法语还说得过去，但国内开设葡萄牙语的学校少之又少，更别提阿拉伯语了。

赵一玫没回答，只说：“我是在美国念的大学，所以学习语言的资源也丰富一些。”

“怪不得，”李岚说，“看你的样子，还没工作吧？现在是放假吗？还是间隔年？”

赵一玫直截了当：“中途退学，现在是无业游民。”

李岚被她堵得不知该说什么好，只好问点别的：“为什么来非洲？”

对于这个问题，赵一玫却没有直接回答。

她望向窗外，此时已是黄昏，沙漠被夕阳的红色所覆盖，变得柔和而遥远。它依然贫瘠、了无生机，却又有一种宁静从大地深处破土而出。

“可能是某种情结吧。”她回过头，轻声说，“我十八岁的时候

看过一本书，那时候就想，总有一天要来非洲看看。”

“三毛的《撒哈拉》？”李岚猜测。

赵一玫摇摇头，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那本书还是我偷来的呢。”

李岚知道她不愿意再讨论这个话题，每个人总会有点执念，否则活着就太过无趣了。赵一玫说是非洲情结，李岚不置可否，但她知道绝对不是全部。

眼前的女孩很漂亮，蜜桃色的肌肤，酒红色的长卷发，身材高挑，没有化妆，却有一种流光溢彩的美。

她不应该在这里，李岚想，她应该属于另外一种世界。

此时的赵一玫正低着头，认真注视着地板上落下的光影。

她笑起来有点轻佻，但很迷人，李岚见过很多做志愿者的女孩，她们大多心地善良，穿着打扮都很朴素，一看就是那种好女孩。

Rose，玫瑰，李岚心想，这真是个有趣的小姑娘。

输完液后，赵一玫执意要离开军队大本营，去医院报到。军事重地，本来也不该让她舒舒服服地躺在这里疗养。

李岚不知道赵一玫是靠着怎样的毅力像个正常人一样站了起来，晚饭是李岚帮她从食堂打来的稀饭，赵一玫的手臂上还打着石膏，却坚持要自己来。

赵一玫拉开病房的白色拉链，这才看清李岚办公室的全貌。木质的办公桌靠在泛黄的墙边，文件收拾得整整齐齐，桌上一支乱放的笔都没有，一派军人的习惯。

唯一的装饰品，是墙上挂着的相框。赵一玫抬起头，在看清照片的一刹那，她只觉得天崩地裂。

像是有人活生生挖出她的心，放在手心，然后用力一捏——

赵一玫弯下腰，五脏六腑一齐痛苦地叫嚣。

她以为自己早已断了七情，灭了六欲，却在这一瞬间，被绝望如

潮水般吞没，窒息。

李岚被她吓了一跳：“你怎么了？”

赵一玫强行将自己的血和骨一点一点拼回来，然后强迫自己再一次看向那张照片。

李岚见她在看相框，出声解释：“我们部队的合照，陆副队和雷宽，你都见过了。中间那个是我们沈队，出任务去了。你应该看了新闻吧，南苏丹暴动，他们去把在那里的国人给接回来。”

赵一玫没说话，沉默了半晌，还是忍不住开口：“危险吗？”

“你说呢？”李岚说，“南苏丹自独立以来发生的最大规模武装冲突，美军都已经撤离了。”

说完以后，李岚看了赵一玫一眼，见她还盯着那张照片，忽地反应过来——她那句“危险吗”问的并非是南苏丹，而是这个人。

李岚警觉且好奇地问：“你认识我们沈队？”

认识他吗？沈放？

赵一玫陷入漫长的沉默中。她和这个人，曾住在同一屋檐下，相互憎恨了数十年。他恨不得她去死，她也不盼他活着。

赵一玫仰着头，沉默地注视着他的照片。他依旧英俊逼人的脸，他的眉，他的眼，他的鼻，他的嘴。一束阳光从窗口切下来，他在明处，她在暗处，所以她看得到他，他却再见不到她。

她认真地凝视他。

过往的岁月只在一刻就无法挽回地坍塌了，原来对她而言，他已经变得如此陌生。

年少的时候，她以为自己会永远爱他，哪怕他不爱自己，他这辈子也是属于自己的，满满当当，只有她。

“不，”她摇摇头，说，“只是很像我过去认识的一个人。”

“爱人？”

“不，”赵一玫说，“故人罢了。”

这一刹那，那些早已尘埃落定的过往，似乎卷起一阵细微而陈旧的风。她闭上眼睛，才终于肯承认，时光的大河漫漫，早已让那些爱恨情仇变成上一辈子的事了。

而今生今世，他和她路归路，桥归桥，从此山水再不相逢。

生离亦如死别。

天黑下来以后，雷宽才终于抽出空来送赵一玫去医院。军事重地，别的车是不允许开进来的。

在出军营的时候，突然响起一阵警报声，赵一玫以为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故，一下子坐直了身子。雷宽的对讲机响起，他迅速拿起来，压低了声音和对方说话。

然后就见前方出现浩浩荡荡一列车队，开着大灯，沙漠被照得如同白昼。最前方的一辆越野车猛地一个急刹，在雷宽面前堪堪停了下来。

车门被打开，赵一玫首先看到的，是一双沉重的黑色军靴，然后是浅绿色的军裤，一双长而有力的腿。

男人漫不经心地扣上军帽，直直地向着雷宽走来。

赵一玫在看到他的一瞬间，整个人如坠冰窖，忍不住颤抖起来。

他背后是十几辆刺眼的车灯，迎着月色和漫漫荒漠站立，像是收割命运的死神。

幸好雷宽马上打开车门跳了下去。男人走到一半停了下来，雷宽对着他利落地敬了个礼。

“沈队！”雷宽欣喜若狂，“你回来了！”

男人的声音低沉，淡淡地问：“去哪儿？”

“报告沈队，今天在路上遇到一个中国人，来这边做志愿者的，出了车祸。下午在军医处做完了手术，现在受命送她去医院。”

沈放点点头，随意向车子扫了一眼。车里没开灯，从外面隐隐约约只能看到一个人影，是男是女都分不清楚。只见他拍了拍雷宽的肩膀：

“注意安全。”

雷宽得令，敬了一个礼。

雷宽上车后发动了车子，从后视镜里看到沈放还站在原地，回头跟赵一玫说：“刚刚那是我们沈队，全世界最帅的男人。”

赵一玫坐在越野车后排的座位上，安静地低着头，长发垂下，遮住了她的脸。她一动不动，也没有接雷宽的话。

越野车渐渐消失在黑暗中。

这天夜里，赵一玫做了一个梦。

她这些年总是靠着吃安眠药才能入睡，已经许久没有做梦了。

她竟然梦到好些年前，她才二十出头，念的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斯坦福大学，活得肆意漂亮，人人都说她是上天的宠儿。那是她和沈放，唯一一次在美国相遇。

他站在旧金山黄昏的路灯下，冷冷地看着她。

他冷笑着开口：“天底下有哪一个妹妹成天覬覦自己哥哥的？”

赵一玫记得那是一个夏日的夜晚，可他却像是浑身结了冰，戾气极重，一字一顿地继续说：“赵一玫，你还记不记得我祝过你什么？”

她在梦中张嘴，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来。下一秒，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就直直地向她冲来，车灯大亮，照得她整个人双目失明。她感觉自己的身体被撞飞了，然后重重地坠落。

赵一玫从梦中惊醒，在黑暗中一下又一下地眨着眼睛，才后知后觉地清醒过来，那只是一个梦。她睡在窗边的床上，远远望去，非洲大陆的深夜，只有茫茫的沙漠。

她想起来了。

他祝过她什么？

他祝她赵一玫，一生所求，皆不可得。

3

沈放从南苏丹带回来的，是第二批企业的中国工程师们。

从南苏丹回喀土穆，他们几乎是一路从硝烟战火中冲出来。除了保护人员的安全外，还有重要的文件资料，和一些关键性的设备。

等沈放回到喀土穆的时候，竟然有种回到家的错觉。南苏丹战火纷飞、索马里海盗猖獗、尼日利亚接二连三的炸弹爆炸……

和更穷凶极恶的地狱比起来，苏丹竟然也算是天堂了。

沈放回到军营后也没能立刻休息，国内的物资和医疗用品刚刚运送到，经过李岚他们的清点以后，再由他负责捐献到苏丹各医疗机构。

这天，喀土穆的室外温度高达四十八点五摄氏度，沈放一行人达到医院的时候，几乎能闻到皮肤腐烂的味道。在走廊里，一路哀号声四起，消毒水和麻醉剂是奢侈品，大部分包括截肢缝合的手术都是在患者意识清醒时直接进行。沈放无意在医院逗留，待物资清点结束以后，正准备离开，却被一旁的护士叫住。

“你们是中方的军人吧？”对方问道。

沈放点点头，护士让他稍等片刻，然后从办公室里拖出一筐西瓜：“Rose 听说你们要来，让我转交给你。她今天去政府递交材料了，不能亲自来感谢，说也没有别的东西可以送，希望你们不要嫌弃，这是她昨天特意去买的。”

“Rose?”

“新来的志愿者，中国人，早前出了车祸，是你们部队的人救了她。”护士解释说。

沈放想起来，好像是有这么一件事。他回到喀土穆后，雷宽和李岚都跟他提过。特别是李岚，老在他耳边叨叨，说他那天不在，实在太可惜了，很久没见过那么漂亮的中国女人了，还是美国名校毕业，会六门语言。

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李岚却不厌其烦地说了过好几次。沈放